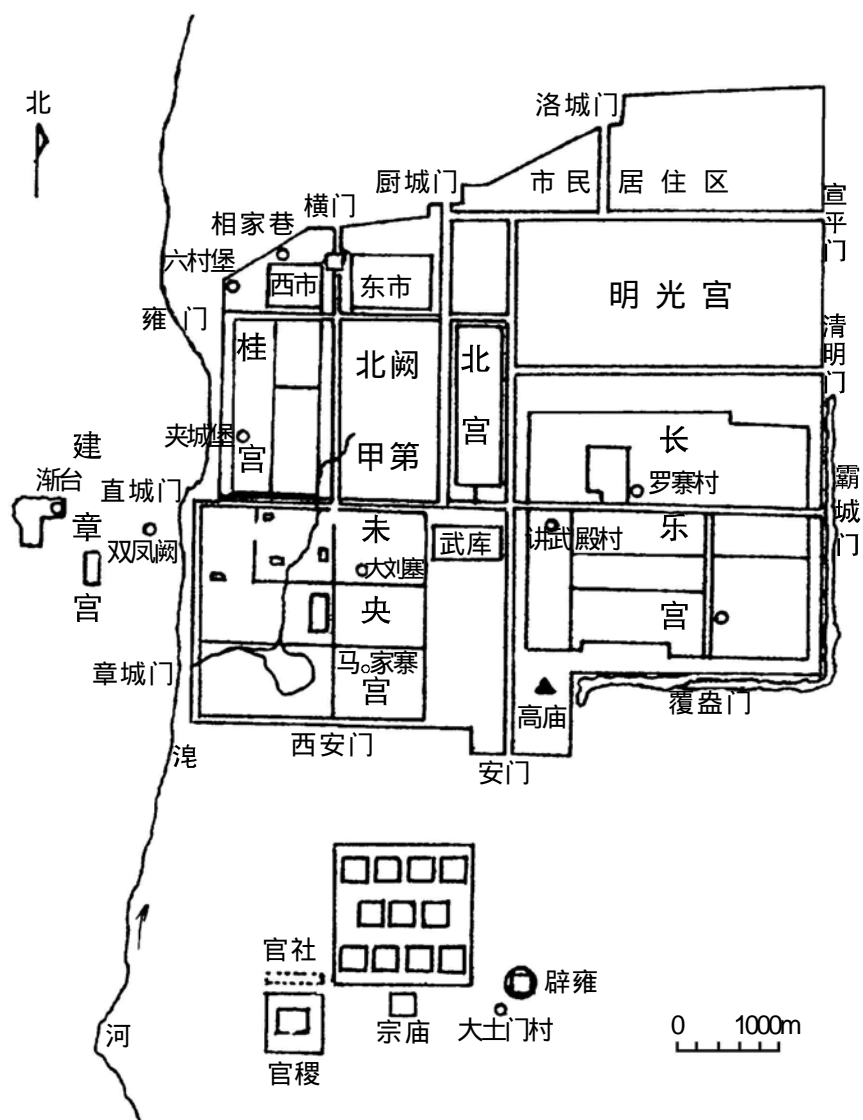


从秦咸阳到汉长安的城制重叠（上）

王学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汉长安平面图

人们一说到“秦都咸阳”，在头脑里一定浮现的是渭河北岸那一块狭小的区域。在绘制西安古迹地图册时，同样把它标在了河北。然后再以包围在唐长城遗址上的明清西安城为中心，在西北郊标上“汉长安城”，西南郊标上“周京丰镐”范围，再加上西郊那个孤零零的“秦阿房宫遗址”。这样的安排，起码在秦咸阳和汉长安的表现上缺乏特定的时间界线，就显得不很恰当。

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尊重既成事实，应当确切地表述城市史研究所给出的结论。

在这里，我首先把结论性的命题摆在人们面前：汉长安城，是在秦都咸阳南区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秦咸阳故城的北区成了汉长安的郊区。

下面展开求证。

一、秦都咸阳在空间分布上的走势

秦孝公，作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家，利用商鞅推动变法图强。于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把国都定在了“咸阳”。

《史记·秦本纪》载：“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咸阳”一名很早，但又查无源头。作为地名或城市名，本是研究沿革时才用得着去追根溯源的，一般的论述也无需讲究。但“咸阳”一词较为特殊，因其得名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本身也是这座城市发展史的坐标。因此，就不能不稍费口舌。不过，为了所论能够集中，我以为还是把问

题仅仅局限在空间范围之中为好。

“咸阳”的得名，据辛氏《三秦记》说：“咸阳，秦都也。在九嵕山之南，渭水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如果说渭水北岸有秦文化遗存还好理解的话，而远在礼泉县的九嵕山，不是在北而是在西北。若由这里向东延伸到泾阳、三原，山峰相接的还有北仲山、嵯峨山等。它们能同咸阳南北对直的山峰，最近的距离也在32公里以上。要说在“山之阳”，这些也实难作为屏障的。对“山阳”的解释，《元和郡县志》指为“北山”，但这同前说一样，仍显得笼统。又：《史记·吕不韦列传·索隐》说“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阳，山南亦曰阳，皆在二者之阳也。”这两种解释，我以为后者才得要旨。

所谓“北阪”，实际上指的是今之咸阳原。地势不高，顶部广平，边缘坡缓，是由泾、渭二水长期来切割黄土地带而形成的地质地貌。如果人们站在原上往上去，有如山立。南面的人称其为“北山”，南坡属“阳”，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咸阳的北阪之地到渭河之间的广阔地域，西起今咸阳市渭城区的长兴村、黄家沟，东到柏家嘴，不但原上的宫殿遗址分布以牛羊村到刘家沟之间的最为稠密，而且西南有以制陶为主的手工业作坊区。秦君陵墓区及多处平民墓地，还有城市居民和商业区都散布在这一区域^[1]。秦遗址和遗物的时代，最早可追溯到战国中期。在长陵车站沙

坑中，曾先后出土过三批窖藏文物，这不但丰富了人们对秦物质文化的认识，而且关东六国文物的出现更映现出那段干戈乱浮云年代的历史。这些文物遗存所在地说明了，秦孝公所都的咸阳确实在渭河北岸。“山南水北俱阳”的特点，正是“咸阳”名副其实的最好说明。

经过商鞅变法，国都咸阳的建设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如果说秦孝公筑“冀阙宫廷”还偏处咸阳原一隅的话，而他的继任者惠文王就不同了。《汉书·五行志》载：“先是惠文王初都咸阳，广大宫室，南临渭，北临泾，秦遂不改，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三辅黄图·序》也有近似的话：“惠文王初都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这里我们剔除“灾异”、报应的成分后，从中也不难看到咸阳的土木工程建设和地域的扩大，确实是从惠文王开始，持续到秦亡前夕而不改。那么，咸阳固然是秦孝公定都的，班固未尝不知，传抄也不曾致误。但他说成是“惠文王初都”，显然这是用了“都城”的概念作为衡量城建的标准。

作为首都，理性的认识是绝不能把它看作为一座孤立的城。因为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地域范围，作为赖以支持的基础。那么，这就很自然地是由“里”同“外”两大部分组成，即所谓“城”与“郊”（先秦时期称之为“国”和“野”）。

郊，相对地有近郊和远效的区别，其界限也颇难严格划出。也正因为以都城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自然就形成了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所以有学者把这形象地称之为“首都圈”。圈内的近郊区在行政上划归首都直辖，而远郊则属于另一大行政系统的外围区了。像渭河南北的地域都是首都咸阳的直辖区，而远郊区在统一后的秦帝国时期就等于内史。

随着秦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外军事斗争的胜利、都城人口的增加、外事活动的频繁，咸阳的范围就越过渭水向南扩展。实际上，秦惠文王“广大宫室”已不仅仅是“南临渭”，而已经是跨过渭河到了南岸。这里的宫殿苑囿建设，无疑地是为以后“大咸阳”的形成初奠基^[2]。章台宫^[3]、长安宫^[4]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已经成为在外交上显示秦国威仪的场所。上林苑中也有宫殿，正处于初创的阶段^[5]。昭襄王时，除过大力充实渭河南岸的宫殿建筑，如兴乐宫、六英宫、甘泉宫（南宫）外，还在渭河上架设了横桥，使之同渭北的咸阳宫连接起来^[6]。在渭河南岸的广阔地域，都城区域向西延伸，继续修造离宫别馆（如棫阳宫、长杨宫、高泉宫等），向东到芷阳地界选定了“东陵墓区”。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都市急剧扩大的规模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中宫殿三百，“北至九嵎、甘泉，南至长

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锦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史记》正义引《庙记》）。

随着咸阳范围的扩大，秦都城很自然地分成了“渭北区”和“渭南区”。而在渭南区，由于礼制建筑的兴起，政治重心也发生了偏转。国家庆典、礼宾、朝觐、犒赏、议事等一些重大的活动，在惠文王之前多于渭北的诸宫中进行。昭王时则跨有南北两地，时而在渭北，时而在渭南。政治重心南北摆动的这种现象，一则说明“王在”的政治重心在历代秦王那里还处于一个“待定”的选择之中，另一方面也表明南岸诸宫还带有离宫别馆的性质。其实，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前期，这一状况还在继续。

秦帝国建立，始皇并没有放弃对渭北区政治中枢的经营。他曾把对帝都的建设放在了一个整体规划中来。《三辅黄图》说“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看，这蓝图是何其地宏伟！

在帝王思想支配下，首都咸阳设计的指导方针首先是取法于天象。同时，从总体布局上也赋予美感，更具浪漫的情调：沿着咸阳原这高亢的地势（“因北陵”），营造屋宇，殿门向四个方面伸展形成一个中心，正如天帝常居的“紫宫”；滔滔东去的渭水穿过城市，恰似银河亘空，划破无垠的星野；

而“横桥”飞架，把南北的阙庙宫观连接了起来，正像在满天星斗的苍穹里飞来“鹊桥”，才使得牛女得以团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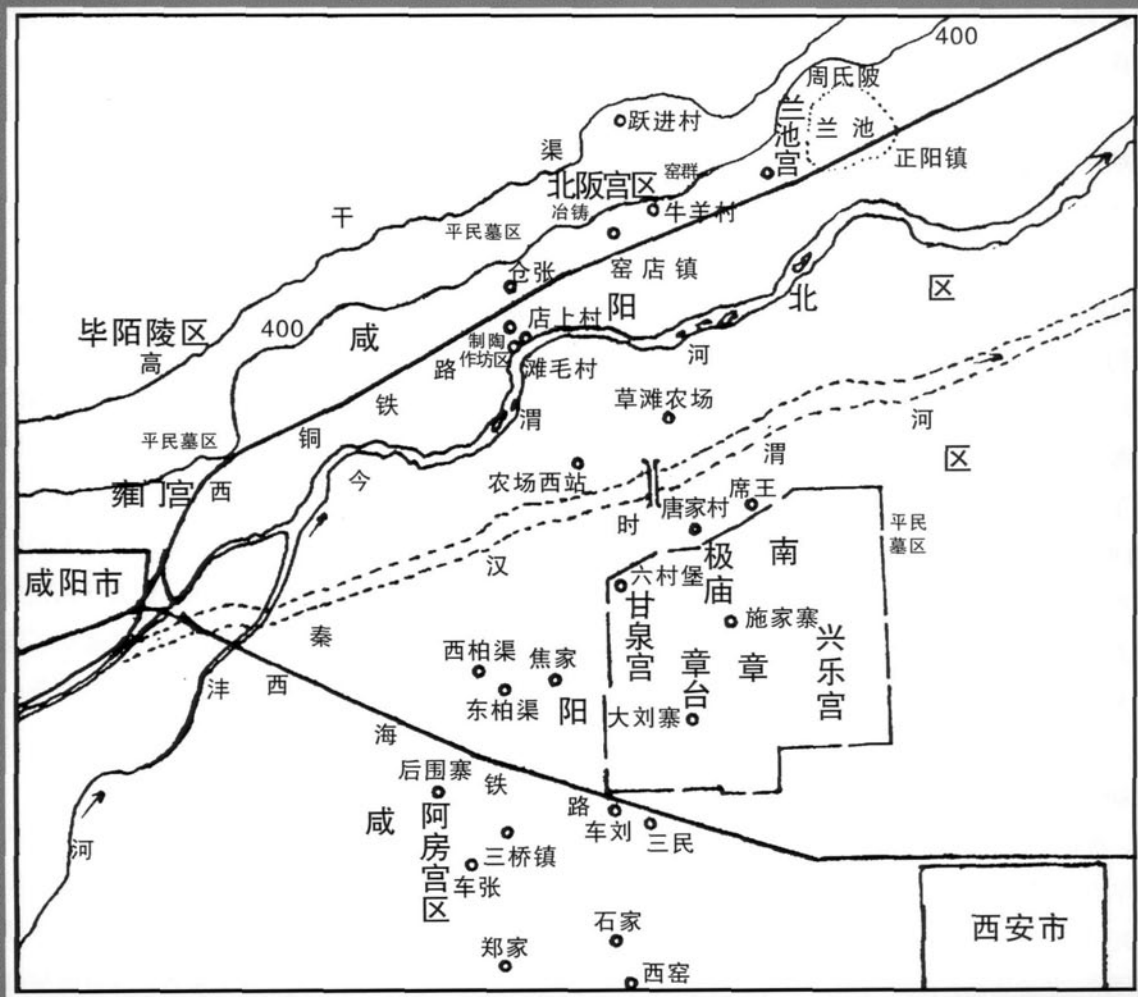
尽管咸阳宫处在咸阳原上，居高临下，但毕竟受到地理的、交通的，以及水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相比之下，渭河之南的条件就较渭北优越得多，由南向北流淌的沔、漓、漓、潏、灞等集中分布，水量充沛。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气候湿润，温和多雨，早就是农业发达的丰稔之区。所以，周人离开岐周之地早就在这里建立起奠基数百年的宗周都城丰、镐。同时，促使秦昭王把国都重心向南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取得“河西地”有了黄河天险可凭，魏国长期来军事威胁也得以解除。为了争锋中原、对付东方，大军通过河南大道，直驱函谷关或武关比走河北再经蒲津关要方便得多。战略转移和政治重心向南转移，被后来秦统一六国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而秦始皇帝除了时过境迁的军事原因外，从统治传之万世着想，当然会权衡这么一个利弊的。只是限于客观条件，就对大朝之处作了南迁的尝试。因此，他一度曾在“信宫”设朝^[7]，还较长时间在甘泉宫（南宫）的前殿办公^[8]。只有到了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鉴于“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的情况，才不得不把建“帝王之都”的计划改到了阿房宫。

首都范围扩大了，渭水成了市中河。但我们并没有发现一座

能把渭河两岸众多宫殿建筑包围起来的咸阳廓城，更没有见到北起咸阳原宫殿区以北、越渭河到西安草滩农场以南、西自咸阳路家坡、东至杨家湾，大可290平方公里的“秦咸阳宫遗址”^[9]。可见“渭水贯都”之都，未必就是都城。因为咸阳在扩大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形成外廓城。统一后，秦始皇面对这么大的集聚形态不可能筑城。博大的气魄，使他把目光放得更

远——“咸阳北至九嵎甘泉，南至鄠、杜，东至河，西至泾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史记·秦始皇本纪》引《庙记》）。而《长安志》在引这段话时，竟浓缩成“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泾以为秦西门”的地步。显然，在当时人的眼里把秦内史在关中的地方都当作咸阳来看待的。当然，它划定的范围在东西两侧已经超出了咸阳远郊的

地域。以黄河与泾河作为京都之东西二门，其间相去八百里。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从古到今也不曾有。其实在这里的“表”是作标识之义讲，同后面将要讲到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的“表”字一样，具有象征的意义。所以，这个“东门”和“西门”也就不是实际存在的门了。况且这两个所谓的“门”并不是对首都咸阳说的，而是就统一天下以前的秦国



秦都咸阳城区范围图

而言，强调它有如关隘桥梁一般的重要，仍是秦人气度的一种表现。

咸阳作为秦帝国的首都，范围确实很大。《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又载：“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很明显，司马迁在这里以渭水为轴，把咸阳分成了南北二区。但“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一句，长期来使人困扰，往往以“不可理解”的那个“大”而不再深究。经我研究，以“雍门——泾渭之交”为两个端点，再把渭河两岸的秦遗址包括进来，形成一个“闭合圈”。其周长“二百里”，可折合成83504米^[10]。这个“圈”的走向是：从今咸阳市塔儿坡（秦雍门宫的所在）起，循咸阳原（北阪）东北行，至“泾渭之交”。折而向南，过渭河，斜穿西安市东北郊阎家寺村的秦宫殿建筑遗址，经西北郊的兴乐、未央前殿（秦章台宫），西南到达阿房宫前殿遗址。再转往西北，过渭河，返抵咸阳市东郊。其总长80多公里，同司马迁所言的“二百里”比较接近。由此可见秦都咸阳的市中心至少包括了今西安市北郊、西郊和咸阳市东窑店乡之间渭河两岸的广阔地域。限定的范围，应以长兴到三义为东、西的区间，北起咸阳原的二道原腹部，往南跨越渭河，至阿房、汉城、灞西一线。当然，郊区延伸颇远，西北可达今咸阳市东郊的塔儿坡、市北的“公陵”，

东南远及今西安市临潼区的韩峪乡秦芷阳故地。南北长19公里，东西斜跨约63公里^[11]。

如果说秦孝公定都取名时，“山南水北”还能概括“咸阳”这一地理特征的话，但在首都地跨渭水两岸的情况下，这一名称就不尽恰切了。《关中记》说：“孝公都咸阳，今渭城是也，在渭北。始皇都咸阳，今城南城是也”（《史记·高祖本纪》注引）。这既从空间上把秦咸阳划分成南北二区，又从时间上把它划出了前后两段。应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中间的“过渡时段”给省略了。当然，“咸阳”一名沿用至今，也无须更改。人们提及时，只有把它当作历史性的符号来对待就可以了。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秦都咸阳”已经是涵盖了“渭水贯都”这样一个规模，绝不是局限在渭水北岸那一块地域。

二、汉都的地理选择和对秦宫的利用

我之所以提出“从秦咸阳到汉长安的城制重叠”这一命题，基本上是出自两个事实根据：一是汉长安建都的选址并没有脱离秦都咸阳的范围。换言之，汉长安是在秦咸阳渭南区长安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是一些大型的汉代宫殿，实际是对秦故宫的利用和改造。

西汉政权建立初期，刘邦还没有固定的立足之地。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垓下一战项羽死而结束了楚汉战争，刘邦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县北），定都于洛阳。后在娄敬、张

良的再三劝导下，才“入都关中”的（《史记·高祖本纪》）。

大概同当年刘邦由汉中还定“三秦”有关，所以在对楚的长期战争中，他始终是以栎阳为根据地的。把栎阳作为建设的重点，表现在他身在前线作战而又把萧何留下守关中。使萧何“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汉书·萧何曹参传》）。立了太子之后，刘盈当然遵命以合法的身份“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史记·高祖本纪》）。由此可以说，尽管汉高祖刘邦移驾关中，对立都地还没有确定下来，也许是习惯的使然就把栎阳当成了举行朝会的都城。

经过一年多，于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此时此地，长安才真正成了汉家天下的首都。

“长乐宫”，是由秦的“兴乐宫”改建而成。改造兴乐宫，应该说是选择长安作都的第一步。不过，按说选址时由栎阳到咸阳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为什么没有选择秦都的渭北区，而是选中了渭南？想来，原因不外乎有两条：一是项羽“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可供选用的不多，甚至没有；二是北区地方狭小。从长远考虑，既没有空间，也没有发展的前途。相反，渭南区的宫殿建筑并未完全毁于秦火。尽管阿房宫未成，但兴乐宫、甘泉宫（南宫）、章台等宫殿台阁仍然为暂时栖身和进一步发展留有余地。

西汉建都在秦都咸阳的渭南
区，就不能再用原来的称谓。于是，把原来的“长安”乡之名移植过来作为都名，这也正符合刘邦要“长治久安”的意愿。《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更名咸阳曰长安”。可见他虽然人在栎阳，而心思早盯上了咸阳。应该说，当时人都很明白：汉都长安是建在秦都咸阳之上的，尽管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那么，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汉都长安是建在秦都咸阳南区之上的。与此同时，汉高祖就把秦咸阳北区改成了“新城”，隶属于长安。后来武帝又更名为“渭城”，划归于右扶风（《汉书·地理志》）。时代生变迁，地位有升降。前后两都的区域发生了重叠，今非昔比，也自是常理。

在汉长安建都初期，大力推进对昔日秦宫的利用和改造工程。

长乐宫是汉高祖与丞相入驻长安前首先改造的大工程，经过几代皇帝的增修，形成的规模异常壮观。《三辅黄图》记载，宫殿有前殿、临华殿、温室殿、长定殿、长秋殿、永寿殿、永宁殿，宫中特建有长信宫、永寿殿、永宁殿，台榭有鸿台、鱼池台、酒池台、著室台、斗鸡台、走狗台、射台等。长乐宫前殿，是汉高祖大朝之处，最为宏伟。自惠帝之后，此宫成了太后常居之宫，建筑多以游乐为主要内容而设。据考古钻探资料显示：长乐宫位于汉长安城的东南部，围以宫城，东西直线距离3000多米，南北直线距离2044米，合周长1万

米；宫中有一横贯东西的大道，东通霸城门、西连直城门大街。又有南北街，南通覆盎门、北接大道，在宫中形成为“丁”字大道，具有三座宫门^[12]。

未央宫在长乐宫的西边偏南的位置上，两宫隔着“武库”和“安门大街”，相距约1000多米。当高祖入住长乐宫后，天下仍未安定。就在他率兵东击韩王信的当儿，留守长安的丞相萧何却大刀阔斧地营建起未央宫来。萧何把秦的章台加以改造，筑前殿、建武库、设太仓、立阙门……，壮丽非常。刘邦回来见到工程宏伟的程度，都有些吃惊。怒责道：“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但萧何的回答却出奇的大胆，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建天子之都，树标志性建筑，展现“重威”意识，无可厚非。古之“帝王思想”，今有子遗，刘邦能不笑逐颜开？

武帝时，大兴土木，使未央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名的建筑物中，前殿是主体，有作为正室的宣室殿，配套有温室、清凉两殿；前殿之东有宣明、广明，西有昆德、玉堂诸殿；另有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掖庭殿、椒房殿、昭阳殿、高门殿等50余座，还设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等文化性建筑及非常室、东西织室、凌室、沧池、柏梁台、弄田和中央衙署的未央厩（即路軋厩）等（《三辅黄

图》）。

经考古钻探和发掘，已证实了文献中有关未央宫记载的正确性。未央宫位处在汉长安城的西南隅，宫城的平面近似方形，东西两墙各长2250米，南北两墙各长2150米，周长达8800米。辟四门、具角楼。宫城内的中部，是主体建筑前殿高台，至今仍然高出地面15米。坐北面南，高下三级，东西宽200米，南北长350米，气势非凡；宫城北部，东是后宫，其椒房殿已被发掘。西是官署区，少府及手工作坊已被部分发掘。从地面保存的天禄阁、石渠阁遗址及钻探，大致都可确定沧池、渐台在宫城西南的位置^[13]。

桂宫，是汉妃居住的一处豪华宫殿。《三秦记》载：“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陛玉阶，昼夜光明”。据很多史书记载，为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所建造。只有《三辅黄图》谈到“北宫”时，说“俱在未央宫北，……高帝时制度初创，孝武增修之”。我以为，这话比较实际，但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它还是汉高祖时在秦宫的基础上改建而来。

渭南的秦甘泉宫，建造于昭王之时。“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后汉书·西羌传》）。秦始皇曾把母后迁到雍地的栒阳宫，后听从了茅焦的建议又使之“复居甘泉宫”。而晋人徐广说太后入居是“南宫”，可见当时为了对应渭北的诸宫，就把甘泉宫称之为“南宫”。秦有“南宫郎丞”封泥出

土，说明南宫在京都由郎官宿卫，其长为丞，受郎中令节制。

《三秦记》（《太平寰宇记》引）和《关中记》（《初学记》引），都说汉武帝的桂宫“一名甘泉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同一地点的这一宫殿，在名称上演变的轨迹是：秦甘泉宫 南宫 汉桂宫。

经考古勘探，桂宫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880米，周长5300米。在宫城内南部中间有高台建筑，夯土台基仍高出地面11米。虽然桂宫属汉，发掘品也是汉物，但在城外东北角有大量秦封泥的出土，不是透露出“秦宫汉葺”的信息么？

除了宫殿建筑外，像秦的上林苑之类的园囿，同样是被汉利用而扩大的。

在这里，我们无庸再举更多的例子，是否可以作这样的假设？秦在渭南的宫殿建筑，凡是没有经过“秦火”摧毁的，汉家都作了改造和利用。即使已经焚烧，其地望也会成为再建的选择。

注 释：

- [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吴梓林等）：《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年第6期；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王学理）：《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第1期。
- [2] [11]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
- [3] 章台宫，是渭南的一处主要朝宫。苏秦曾对楚威王说：“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

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史记·苏秦列传》）。楚怀王也确实朝过章台，“楚王至，……朝章台，如番臣，不与亢礼”（《史记·楚世家》）。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的记载，说的正是“完璧归赵”的故事。

- [4] 长安宫，系秦惠文王造。据《太平御览》卷958引《玄中记》“广四百里，南及终南山”。范围大，绝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应该说，主要宫殿在惠文王时已具备了规模。《三辅黄图》说：“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宫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
- [5] 《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室。”
- [6] 《三辅旧事》：“咸阳宫在渭北，兴乐宫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两宫之间，作渭桥”。
- [7]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三辅黄图》：“信宫，亦曰咸阳宫”。可见秦始皇把渭南的信宫当作渭北的咸阳宫来用，实际上也是他建造信宫的用意。只有在第二年才把信宫改成了“太极庙”（《史记·六国年表》）。
- [8]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秦二世也曾“居禁中”、近妇人，“在甘泉，方作穀抵优俳之观”（《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处的“甘泉前殿”、“在甘泉”，都指的是渭河南岸的甘泉宫。正因如此，才会有“筑甬道，自咸阳属之”的话。否则，若在今淳化或乾县那个甘泉宫的话，能修筑如此长的“甬道”吗？

也正因为有渭南有秦的这一

甘泉宫，才给汉改建成桂宫奠定了基础，所以《太平寰宇记》引《三秦记》、《初学记》引《关中记》，都说汉武帝的桂宫“一名甘泉宫”。

在汉桂宫宫城遗址东北角的外侧，地当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家巷村南，有秦封泥被盗掘而于1996年面世。随后，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调查、西安市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分别发掘。前后获得秦封泥估计约2500枚左右，达400余种。这些呈给皇帝的封检标记，也当是秦始皇处甘泉前殿的证明。拆封后的废弃之物封泥，当作垃圾掷出宫外。当汉在秦的甘泉宫上改建动工时，就没有触及到宫外这批秦的遗物，幸而保留了下来。

- [9] 把“推测的秦咸阳宫遗址”画得跨越渭河两岸，几乎接汉长安城，显然是错的。见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
- [10] 西汉1里=417.52米，200汉里=417.52米×20=8350.4米。
- [12] 刘振东、张建锋：《西汉长乐宫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考古》2006年第10期。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